

[英] 萨基 著 冯涛 译

萨基小说选



Saki

英国最出色的讽刺短篇小说家，与欧·亨利齐名
真实到足够有趣，又不会真实得令人生厌
萨基用雷金纳德和克劳维斯来“挑逗”终生
再现 20 世纪初欧洲社会光怪陆离的众生相

萨基小说选

[英]萨基 著 冯涛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萨基小说选 / (英) 萨基著 ; 冯涛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5

ISBN 978-7-5057-3486-9

I. ①萨… II. ①萨… ②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2855号

 轻经典

书名 萨基小说选
著者 [英]萨基
译者 冯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9 × 1194毫米 32开
7.875印张 206千字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486-9
定价 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雷金纳德 /1
雷金纳德谈圣诞礼物 /5
雷金纳德的圣诞狂欢 /8
雷金纳德的《鲁拜集》 /11
雷金纳德在俄罗斯 /15
一个不购物的性别 /19
加布里埃尔 - 厄内斯特 /22
拉普洛什卡的灵魂 /29
战略家 /33
多饶一个 /38
耗子 /44
托比莫利 /48
帕克尔泰德太太打虎 /56
背景 /60
“易怒者” 赫尔曼——“大悲恸” 的故事 /64
动荡疗法 /67
寻子记 /74
去奶品店的路 /79
说退塔灵顿 /86
命运的猎狗 /89
格罗比·林顿的改造 /96

布鲁哥 /115
母鸡 /120
洞开的窗扉 /126
间歇 /130
沙茨－梅特克拉姆教学法 /135
第七只小母鸡 /140
黄昏 /146
但求真实 /151
复仇女神的筵席 /157
榲桲树 /161
禁鸷 /165
和平玩具 /170
路易丝 /176
下午茶 /180
瑟诺格拉茨的狼群 /184
面包黄油小姐 /189
预警 /194
非法闯入 /200
彭瑟比太太除外 /206
马克 /211
刺猬 /216
第七只奶罐 /222
临时花园 /228
方形鸡蛋 /232
节日庆典 /238

译后记 /241

雷金纳德

瞧我干的好事——我不该如此失察的。我违背雷金纳德的意愿，硬劝他去了迈基洛普夫妇的游园会。

我们都会偶尔犯错。“他们知道你在这儿，你要是不去，他们会觉得很怪的。而我眼下尤其要跟迈基洛普太太交好。”

“我知道，你想要她那帮烟灰色波斯小猫中的一只做乌姆普斯的妻子——要么是丈夫，对不对（除了衣着之外，雷金纳德对细节问题极为蔑视）？而我就得为了这一紧急的配对事件忍受社交方面的牺牲——”

“雷金纳德！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我肯定迈基洛普太太会很高兴我把你带去罢了。像你这般深具魅力的年轻人，在她的游园会上可是稀缺资源呢。”

“在天堂里也该是稀缺资源。”雷金纳德志得意满地道。

“你这样的人物天堂里确实没几个。还是说正经的，游园会不会对你的忍受力造成多大考验；我保证，你不必玩什么槌球，也不必跟副主教的太太谈话，或是从事任何可能造成身体疲惫的事务。你就把最漂亮的衣服套上，摆出一副适度的亲切表情，以一只厌世鹦鹉的胃口吃点巧克力冰激凌就行了。除此之外对你没有任何额外要求。”

雷金纳德闭上了眼睛：“肯定会有一帮拼了小命赶时髦的年轻女人问我是否看过《桑·托伊》；不那么与时俱进的一帮会渴望听到当初维多利亚女王执政六十周年庆典的一切消息。稍作鼓励，她们就

会问我是否眼看着协约国部队开进巴黎。女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翻弄过去的老账？她们跟裁缝一样要不得——后者会永远记着你还欠他一套衣服的钱，哪怕那套衣服你早就不穿了。

“我将在一点钟下令开午饭，你会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梳洗打扮。”

雷金纳德的眉头紧蹙，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然达到。他是在为哪条领带配哪件背心委绝不下呢。

可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有些不安。在驶往迈基洛普家的途中，雷金纳德出奇的安静，而他把自己的双脚骗进了一双尺码太小的鞋子这一事实恐怕还不是全部原因。我更加不安了，一到迈基洛普家的草坪，我就把他卸在一盘诱人的香草糖汁栗子旁，并尽可能远离副主教的太太。我刚刚离开他一段“外交距离”，就异常清晰而痛苦地听得莫克比家的大女儿在问他是否看过《桑·托伊》。

应该是在十分钟后，不会再长了——在此期间我跟女主人谈得相当惬意，我已经许诺将《永恒之城》借给她，外加兔子蛋黄酱的菜谱，马上就要谈到为她的第三只波斯猫宝宝提供个温馨之家了——我忙里偷闲瞥了一眼，发现雷金纳德已经不在我安置他的位置上了，而且那盘香草糖汁栗子也原样未动。与此同时，我意识到门多萨老上校又要开始讲那个他如何将高尔夫引入印度的经典故事了，而雷金纳德就在他身边。太危险了！竟然也有雷金纳德对于上校而言就是鱼子酱的时候。

“我1876年在浦那^①的时候——”

“我亲爱的上校，”雷金纳德咕嘈道，“您想想看，您竟然能接受这种事！无意中就这么泄露了自己的年龄！我绝不会承认1876年时自己已经来到这颗星球了（雷金纳德就是再疏忽、再诚实，也不会承认自己超过了二十二岁）。”

上校的颜色变成了烂熟的无花果，雷金纳德则无视我中途拦截的努力，溜到了草坪的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发现他正兴味盎然地教兰姆佩奇家的幼子调制苦艾酒的良方，而孩子的母亲就在旁边听

① 印度西部城市。

着。兰姆佩奇太太是本地禁酒运动的头面人物。

我赶忙打断这一前景堪忧的促膝谈心，将雷金纳德安置在可以看到槌球手大发脾气的位置，然后马上去找我的女主人，想重续我们的猫宝宝谈判。我没能立刻就找到迈基洛普太太，最后倒是女主人跑来找我了，但她谈的却并非猫宝宝。

“令表亲在跟副主教的夫人谈论《扎扎》；至少他正在谈，而她在叫自己的马车。”

她讲话的口气干巴巴的，而且很不连贯，就像在重复一段法语练习。我知道就米莉·迈基洛普这件事而言，乌姆普斯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如果你不介意，”我匆忙道，“我想我也该叫我们的马车了。”说完我拼力朝槌球场方向进发。

我发现每个人都在紧张而又亢奋地谈着天气以及南非的战争，只有雷金纳德靠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面带梦幻般渺远的神情。想来一座火山在把整个村庄都毁灭后，该有同样的德行。副主教太太正以令人不敢正视的专心壹志扣她的手套。除非我为她的“快乐星期天傍晚基金”认捐三倍的款，否则绝不敢再踏入她府上一步了。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槌球手们结束了比赛，这场槌球戏可是持续了整整一下午都未露丝毫结束征象啊。我自问，它干吗非得在这么需要分散注意力时戛然而止？每个人似乎都在朝骚乱的中心涌来，副主教与雷金纳德的座椅就是风暴的中心。谈话停顿下来，一群人就这么满怀期待地待在那儿，静得赛过了破晓晨光——如果芳邻碰巧不养家禽的话。

“里海是怎么形成的？”雷金纳德突然令人震惊地问。

大家已现受惊奔逃的征兆。副主教的太太望着我。吉卜林^①或别的什么人曾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轰然倒地的骆驼望着商队竟然不管它死活继续向前时的那一瞥。这位好太太眼神中凝固了的责备使那段描写活生生在我脑海浮现。

① 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作品《基姆》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打出最后一张牌。

“雷金纳德，已经不早了，海水的潮气就要过来了。”我知道他右边眉毛上那精心弯转的发卷未必受得了潮气。

“我绝对不会再带你去什么游园会了，绝对不会了。你的举止太可耻了……卡斯庇安人到底看见了什么？^①毕竟，”因错用良机而生的真心遗憾的阴影掠过雷金纳德的脸，“我相信杏黄的领带最好还是配丁香色的背心。”

^① 雷金纳德原说的是：“What did the Caspian Sea?”（里海是怎么形成的？），“我”听成了“*What did the Caspian see?*”。

雷金纳德谈圣诞礼物

我希望大家能绝对清楚地明白，我不想要一本“乔治·威尔士亲王”的祈祷书作为圣诞礼物。知道这一事实的人永远不嫌太多。

在有关送礼的学问上，应该开一些讲授实际技巧的课程。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于别的任何人想要什么具有哪怕最模糊的概念。有关这一问题的流行观念，实在不能为一个文明社会增光添彩。

比如说，乡下的女性亲戚“知道领带总归是用得上的”，于是送你一条可怕的条纹领带，你只能私下里或在图特南路^①上才敢系到脖子上。她如果用它捆扎醋栗树丛倒可能真“用得上”——既能支撑枝条又能吓走飞鸟，一举两得——因为不争的事实是：见多识广的普通大山雀跟平均水平的乡居女性亲戚相比，具有更加完好的美学品位。

然后，还有那些姑母婶母们。在涉及礼物的问题时，她们总是属于困难重重的阶层。麻烦在于谁的姑母、婶母都够不上年轻。等你终于教育得她们认识到西区^②居民不戴红色羊毛连指手套的事实了，她们却要么死了，要么跟全家争吵，要么就做出某件同样不体谅人的事来。这就是训练有素的姑母、婶母总是这么稀缺的原因所在。

譬如我的姑母阿加莎，她去年的圣诞节送了我一副手套，竟然费心选了一副戴旧了的而且纽扣数量一个不差的。但——它们竟然

① 伦敦一条五方杂处的廉价商业街。

② 伦敦的富人区。

有九个指头！我把手套送给了一个我私下里痛恨的男孩：他当然没戴过，不过他原本有可能戴的——这就是死亡的严酷所在了。那接近于为他的葬礼送白花一般体贴了。我当然写信告诉姑母那副手套正是一直以来的欠缺之物，它能像玫瑰一样令我们的生活绽放开来；我还怕她嫌我轻佻——她来自北方，那儿的人整天生活在对天堂和杜勒姆伯爵的恐惧中（雷金纳德装出一副对政治无所不知的样子，这可以为他不谈政治提供绝好的借口）。具有少量外国血统的姑母们在理解这类事上可说是最令人满意了。不过如果你无法选择姑母，长远看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你自选礼物，然后把账单给她送去。

甚至你自己圈子里的朋友，按说应该更了解你的，在这一问题上也颇有些奇怪的错觉。我并没有在收集廉价版的《鲁拜集》。我把最近收到的四本送给了开电梯的男孩，我乐于想到他会连带着菲茨杰拉德的注解读给他上了年纪的母亲听。开电梯的男孩总是有上了年纪的母亲；我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好意的表现。

就我个人而言，我看不出选一样合适的礼物到底有何难哉。没有一个体面地成长起来的男孩会不赞赏那些如此庄严地摆放在莫里尔橱窗中富有装饰性的利口酒瓶子——如果能弄到一瓶，我相信没有人会责怪你的。而且，你无法确定里面装的到底是薄荷甜酒还是查吐士酒^①的那一刻，总是最为激动人心——就像桥牌桌上看到你的搭档摊牌时一样令你激动得发抖。大家都会说到他们喜欢基督教衰落的好处，不过创造出了绿色查吐士酒的宗教体系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死去。

当然了，还有利口酒的酒杯、裹了层冰糖的水果、织锦窗帘以及无数种其他生活的必需品都可以成为可心的礼物——并不是说要多么奢侈，比如说为某人付账啦或是买件真正可爱的珠宝之类。我可比不得《圣经》中所谓的好女人，我的价值高不过红宝石。^② 就算

① 由法国加尔都西会修士用芳香草和白兰地制成的酒。

② 见《圣经·箴言》第三十一章十至三十一节。中文版译作：“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找得着这样一个女人，在圣诞节期间她也肯定是个不小的麻烦；恐怕只有一张空白支票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也许她灭绝了反倒是好事。

我的可爱之处就在于（雷金纳德总结道）：我是个很容易取悦的人。不过到“威尔士亲王”的祈祷书为止。

雷金纳德的圣诞狂欢

有人说（雷金纳德道），除了失败再也没有比胜利更糟的了。如果你曾在所谓的节庆日跟一帮索然无味的人待在一起，你可能会修正这一说法。我永远都忘不了在巴伯沃尔德家过的那个圣诞。巴伯沃尔德太太是我父系的一位亲戚——那种不到拜访就永远想不起来的表亲——我之所以一定要去，是因为这已经是她的第六次邀请了；可为什么父亲的罪孽一定要报应到儿子头上——你在那个抽屉里找不到便笺的，那是我用来保存旧菜单和首演节目单的地方。

巴伯沃尔德太太的个性相当严肃，谁都没见她笑过，甚至在自己的朋友讲些不愉快的话或开列储物单时都丝毫不肯假以颜色。她对自己的快乐持悲观态度，非常像一头参加印度藩王接见典礼的大象给人的印象。她丈夫一年四季都毫不懈怠地侍弄园艺。当一个人在瓢泼大雨中冲出去为玫瑰树刷去毛虫时，我通常都会想象他的家居生活应该尚有可留恋之处。不管怎么说，毛虫们肯定瑟瑟不安。

当然还有别的客人。有一位曾在拉普兰或类似地域打过猎的某某少校，我忘了他打的是什么猎物，也根本不愿想起。他们几乎每次用餐都拿这种猎物当冷盘，而他则不间断地向我们叙述它们从头到脚各处的详细尺寸，仿佛他认为我们想拿它们做冬天的保暖内衣。通常我都全神贯注地听他的细述，后来有一天我相当谨慎地提到我在林肯郡沼地打到的一只獾^①。少校的脸色一变而为漂亮的姹紫嫣红

^① 产于非洲，类长颈鹿而较小，无圆斑，颈也较短。

(我记得当时就想我的浴室如果贴上这种颜色的壁纸该多好看)，而且我想就在那一刻他几乎就从心底里不喜欢我了。巴伯沃尔德太太现出一副对伤者急救的神情，并问他干吗不出版一本回忆录，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她事后才记起他已经送过她两厚册他的回忆录了，卷首插图用的是他的肖像和亲笔签名，卷尾附录是有关北极贻贝的生活习性。

直到晚上我们才抛掉日间的操心和分心事真正活了过来。牌戏被认定为一种太轻佻空虚的消遣，所以他们大部分人都玩一种他们所谓的书本游戏。你跑到外面的厅里——我猜是去寻找灵感——然后你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再次进来而且看起来很蠢，其他的人就该猜出你是“韦·迈克格雷格”^①。我在礼貌允许的范围内坚决抵制这种蠢行，但因为好性儿磨不开面子，我还是同意去化装成一本书，不过我警告他们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耐下心来等了四十分钟，其间我跑到餐具室跟小听差玩酒杯九柱戏去了。你知道的，用一枚香槟的软木塞玩，谁击倒的酒杯多并且不打碎它们，就算赢。我赢了，七个酒杯中有四个完整无缺；我想威廉输在过于紧张。客厅里的那群人因为我总不出现已经急不可耐，事后我虽然向他们解释我当时演示的是《在走廊尽头》^②也丝毫无法使他们平静下来。

“我从来没真正喜欢过吉卜林，”轮到巴伯沃尔德太太的时候，她道，“我没觉得《托斯卡纳的蚯蚓》有什么聪明可言——要么是达尔文写的？”

这些游戏当然很有教育意义，不过，就个人而言，我还是更喜欢桥牌。

在圣诞夜，我们被安排以古老的英国方式欢庆。大厅里四面透风，不过似乎很适合欢庆之用，并装饰以日本扇子和中国宫灯，看来很有古老的英国风味。一位年轻女士以披肝沥胆的恳切语气朗诵了一

① 《韦·迈克格雷格》是英国记者、作家贝尔（John Joy Bell, 1871—1934）描写英国格拉斯哥地方生活的幽默短篇集，出版于1902年，曾风靡一时。

② 吉卜林的一个鬼故事。

则关于一个小女孩夭折或是做了什么的陈腐故事款待我们。接着，少校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了他跟一头受伤狗熊的搏斗。我私下里希望狗熊们在类似的场合偶尔也能赢那么几次，至少事后它们不会吹嘘个没完。我们还没来得及调匀呼吸，一位年轻人就开始在我们身上施展开了测心术，一见之下你就会本能地觉得这位测心术大师有位尽职的母亲和马虎的裁缝——面对再大的困境他都能侃侃而谈，不时疑心地抚平头发，仿佛他认为他的头发会反击似的。测心术相当成功，他宣称女主人脑子里正在想的是诗，她承认她正在琢磨奥斯丁的一首颂诗。这已经够接近的了。我怀疑她脑子里真正在转的是一小块羊颈肉外加一点李子布丁是不是就能充当第二天厨房里的晚餐。作为欢庆顶点的是团团围坐一起玩具有进步意义的哈尔马跳棋，奖品是牛奶巧克力。我从小家教甚严，而且我也不喜欢为了牛奶巧克力煞费苦心，所以我就发明出一点头痛就此退场。有一位朗珊·史密斯小姐比我早退场几分钟，她是位相当令人敬畏的女士，总是一大早就在大家都很不方便的时刻起床，给你的印象是早餐前她一直在跟欧洲大部分政府密切沟通。她门上钉了张便条，要求次日极早就叫醒她。这种良机可是千载难逢。我另写了张条子贴在原来的条子上，只留下她的签名，宣称在大家寓目于这些文字之前她应该已然结束了她无谓的生活，并为给大家带来的麻烦致歉，期望能举行个军事化的葬礼。几分钟后，我在楼梯口拼力挤爆个充气纸袋，并且像悲剧主人公一样大声呻吟，估计地窖里都能听得到。然后我就按自己的本意上床睡觉。大家拼命要撞开那位女士房门的声音听来绝对不合礼节，她勇敢地予以抵抗。我相信他们足足花了一刻钟时间在她身上寻找子弹，仿佛她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古战场。

我痛恨在节礼日^①外出旅行，不过有时候你也不得不干些你不喜欢的事。

① 英国和部分英联邦国家的法定假日，在圣诞节次日，如遇星期日则推迟一天。按风俗，这天要向雇员、仆人、邮递员等服务业人员赠送盒装礼品。

雷金纳德的《鲁拜集》

有一天（雷金纳德道），我正在浴室里消磨时光，对新年的到来颇为悲观，这时突发奇想，想做个诗人。据我理解，最重要的条件是你必须生出来了。好吧，我把自己的出生证搜了出来，发现我在这一点上绝无问题，然后我就着手为新年写一首颂歌，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我相信，不论是在什么领域，只要能享用到第一流的美味佳肴，看似绝不相干的人也能做出极端不同寻常之事。这首颂歌中最佳的诗句照抄如下：

你听到的是恼怒的松鸡之呻吟，
抑或被勒上马嚼子的蜗牛之咆哮
（是丈夫抑或母亲，像我一样，还是夫或妻），
你曾否悄悄走过那个
受伤之袋熊正在悲叹的黑暗房间？

当然，不太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但人们的想象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刺激起来并将他们拖离他们狭隘、单调的自我。没人说过我狭隘或是单调，但一想到那个里面有头遭殃的袋熊的房间，连我都会时不时兴奋不已。它当然不好。但几位编辑却一致认为它不宜发表；他们说这种诗以前就有过，比我的还要糟，而且对这类作品的市场需求实在是太有限了。

我正灰心丧气的时候，公爵夫人请我在她的纪念册上写点什么——你知道，有波斯风味又有点颓废的——于是我想，一首关于臭鸡蛋的四行诗应该很符合这样的要求。于是我一挥而就：

咯咯，咯咯，小母鸡，
我真想知道我碰上的这个蛋
是不是你下的，又是何时下的，
唉！太晚了。阿门。

公爵夫人反对“阿门”，我是觉得这会为这整个事件增添一种宽恕与盖棺论定的色彩。她还说这也不够波斯，好像我正设法卖给她一只其母亲不是因为血统而是为了爱情生下它来的小猫。于是我完全推倒重来，新版如下：

那只数月前生下汝之母鸡，
谁知道她在怎样的死日永远安息；
汝之生命尾声已得眷顾，
并将汝之腐臭降于财政之敌。

我觉得这里面颓废的味道都足以折服豺狼了，而且自觉对这个鸡蛋本来可以在圣卢克夏天^①具有的经济价值表达了无限的哀怜和感叹。但公爵夫人却请求我将任何政治暗示统统去除；她是某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她说这有可能会被当作对某些应受谴责之手段的认可。我怎么也想不起艾琳卖力支持实则阻碍的是哪个党派了，但我不会忘记我有一次在她家小住时她交办的一件事：她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和一些葡萄等物，前者要送到一个不够坚定的投票者家里，后者用于慰问一个因服了一种专利药物而寒战不止的女人。我觉得倒不如将葡萄送给投票的，把政治文学给那个病妇。谁知我这样做后

① 指秋季特别暖和的一段时期，因与圣卢克的庆典日（10月18日）同期，故名。